

康德时间哲学论纲

孙冠臣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具体阐述了康德时间哲学的内容,分析了康德时间哲学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指出康德时间哲学在时间哲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康德; 时间; 感性直观形式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095(2001)03-0024-05

Theoretical Outline of Kantian Time Philosophy

SUN Guan-chen

(Philosoph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Kantian Time Philosophy and analyzes how Kantian Time Philosophy influenced Heideggerian Existentialism. It also indicates Kantian Time Philosophy'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ime Philosophy.

Key words: Kant; Time; perceptual objective form

一、时间哲学史简单回顾

人类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存时,面临一个最深的谜就是真正的时间是什么的问题。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①一般说来,在西方传统中,主要有两种时间观:一是物理学时间即测度时间,这种时间是自在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时间的空间化;二是本真时间即时间之流,它是变化、绵延、内在的、主观的,是生命的本质,此在的规定性。在古希腊,时间问题主要从变易持恒这一角度提出。赫拉克利特断定万物都处于流变状态,他说:“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②与赫拉克利特相左的是巴门尼德,他宣称没有事物是变化的。柏拉图则主张真实的存在是种种理念或形式,种种现实事物都只是这些理念的摹本,这些摹本有成有毁,而理念或形式则永恒不变。但柏拉图的理念或形

式的存在是没有时间性的,必然不是被创造的,他也没有讲清楚虚幻的日常世界究竟是怎样变化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式、质料、潜能和现实等范畴,以弥补柏拉图的不足,在变易中,形式变动了,质料如旧。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不是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它的含义只是测度,亚氏称为计数。受亚氏的影响,测度时间成为西方传统中时间概念的主流,这种时间观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一个把时间问题作为纯粹哲学问题的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一直追问这样的问题:精神本身是否就是时间?他说:“我的精神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我测量你,故我测量时间。”奥古斯丁为了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意志,把时间内在化、主观化。哲学发展到近代,二元论的创立者笛卡儿开始倾向于将空间归于物理世界,而将时间归于精神世界。康德时间哲学的创立,是时间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是从测度时间向本真时间转换的中间环节,具有承上

收稿日期: 2001-05-31

作者简介: 孙冠臣(1970-),男,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启下的作用,自康德始,下有柏格森 胡塞尔最后到海德格尔,本真时间最终得以确立。

二、康德时间哲学的内容

康德认为空间与时间是感性直观形式,这是他建构他的知识论大厦的基石,为了证明他的这一观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空间与时间作了一系列的阐明,分为“形而上学的阐明”和“先验的阐明”两部分。“形而上学的阐明”是要阐明时间与空间的形而上学性质,即时间与空间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a priori),即不依存于经验的。“先验的(transcendental)阐明”是要阐明时间与空间应用于经验为何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康德认为,时间不是经验概念,事物经验中的彼此相继是以时间为条件才可能;可以设想抽去时间中的一切事物,但不能设想能抽去时间;时间只是一个,各别时间是其中的部分,从而与逻辑概念不同。在康德看来,算术作为经验的有次序的相继与时间作为直观形式有关,只有时间这一直观形式,计数的先后相继才有可能,计数总要经过时间。康德还把运动、变化与时间联系起来,认为只有时间是经验直观形式,才可能了解运动,时间是运动、变化的普遍必然的前提条件。这种条件不是概念,而是直观。如时间只有一个向量,不同时间只是先后相继,这些性质便完全不可能是概念。

康德认为,时间不同于空间的特点在于它是“内感觉”的形式,即它是感知主体自身内部状态的形式。因之,它比作为外感觉的空间范围更为广泛。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必须经由我们的内部意识的状态,从而也就必须通过内感觉的时间形式。“时间是(我们心灵的)内现象的直接条件,从而便是外现象的间接条件”^③。当然,时间与空间在康德那里基本上是互为条件的,空间固然离不开时间,时间也只有借外感觉的空间才能表现自己。下面分四个方面具体阐述康德时间哲学的内容。

1. 时间是对象的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康德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物自体提供感性材料,主体自我提供认识形式。即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提供经验的感觉材料、印象、质料;主体自我具有整理这些材料的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即空间与时间。没有前一方面,时空作为纯粹的直观形式无法存在,没有后一方面,人们的感觉只是一团杂多混沌,并不能产生任何经验。康德认为,只有这两个方面相结合才能产生经验的感性直观。这种结合由先验的直观形式保证了感性认识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这

样,先天综合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与纯直观时空联系起来。康德指出,“顾对象之知识所唯一由以可能之条件共有两种,第一为直观,对象由直观授与吾人(此对象虽仅为现象);第二为概念,与此直观相应之对象,由概念始为吾人所思维”^④。康德认为,“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⑤所以,在康德哲学中时间就成为先天综合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之一。

康德一方面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直观之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又对时间和空间的实在性作了界定。他首先区分了经验的实在性和绝对的实在性;然后区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康德主张时间的经验的实在性,“凡不与时间条件相合之对象,决不能在经验中授与吾人。”^⑥反对时间有绝对的实在性。康德认为,如果抽去感性直观之主观条件,就无时间可言,因此不能把时间当作对象自身的实质或属性。但时空作为感性直观的主观条件,在逻辑上又是先于经验和经验对象的。在康德看来,那种主张时间和空间有绝对的实在性的观点,其错误的根源在于混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将时间和空间这种先于经验,又是经验的对象所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和逻辑前提,强加到了物自体上面,使之成为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的存在。康德说:“如果我用我的空间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来冒险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那么就可能由于一种假象引起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是把物的直观条件这种仅仅属于我的主观的,当然是对一切感官的对象有效的,因而是对一切可能的经验有效的东西,当成了普遍有效,因为我把这个条件归到自在之物本身了,而不是把它限制到经验的诸条件之内。”^⑦可见,康德既坚持了时间的经验的实在性,又把它作为感性直观形式,从而构成经验知识的条件之一。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康德与牛顿的绝对时间已拉开距离,开始走向时间的主观化,当然,这与坚持本真时间还有一段路要走。

2. 时间给经验知识划定范围

康德的时间不仅是对象的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而且还为经验知识划定了范围。康德主张:“一切普泛所谓经验所以可能之条件亦即经验之对象所以可能之条件,”^⑧这里讲的“经验”,已不是指一般的感性经验,而是指科学知识。与此先天条件相统一而存在的经验对象,已不是以往形而上学所追求的东西。康德严格地区分了本体界(物自体)和现象界(经验对象)。他认为,认识的对象只是现象,现象是物自体作用人的感官所产生的表象。物自体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感觉的基础,但是人们不可能超越感觉

去认识物自体,物自体对于人来说,永远不可知,是认识的最后界限。同样理由,自由意志、灵魂和上帝这些本体的东西,也属于人永远不能认识的范围。由于经验可能性条件就是经验对象可能性条件,所以自然界并没有自在的意义,它是主体的先天能力(直观和思维)建立起来的,是受制于先验自我的“统觉”。“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們的理智中,而且我们必须不是通过经验,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是反过来,根据自然界的普遍的合乎法则性,在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里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去寻求自然界。”^⑤故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

一般而论,所谓“经验的可能的条件同时也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条件”中的条件是空间、时间和范畴,实际上,离开了时间,其他条件只是可能的、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如果说,知性范畴是先验自我为自然立法的根据,那么时间则是立法的工具和程序,先验自我是通过时间向自然颁布法则的。

康德在关于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中早已指出,时间是存在于一切直观根底中必然的先天的表象,我们可以设想空无现象的时间,但不能设想空无时间的现象,只有在时间中,现象才可能成为现实性。时间是一切现象的先天的条件,它是我们心中内在现象(内感官)的直接条件,又是外部现象(外感官)的间接条件,感官的一切对象,皆在时间中,且必须在时间中。“凡不与时间条件相合之对象,决不能在经验中授与吾人。”因此,物自体、上帝、灵魂不朽是理念而不是感性,皆不在时间中,人们自然也就无法认识它们。所以现象范围就是时间范围,不在现象中出现,也就是不在时间中出现。现象界的存在者之所以能够作为某种什么出现,是以时间形式为前提的。任何一个存在者,只要它是某种什么,它就一定在时间中。知识以感性直观时间为条件,超出时间,也就没有知识可言。康德反复强调了时间化了的知性范畴也只适用于现象界,不能超验地使用于本体,否则就会脱离真理的逻辑而陷入先验幻相。所以,时间在康德的知识论中就具有划界功能,凡是在时间中的,都是可以认识的;凡是不在时间中的,都是不可以认识的。

3. 时间是感性直观与逻辑概念相结合的中介表象

康德指出,认识要达到知性的概念阶段,必须经过三重综合:“直观中感知之综合”——通过时间形式将直观的感性杂多联结,整理成统一的表象;“想像力中再生之综合”——通过想像力的先验能力,将时间序列上相继的表象联系起来。“概念中认知之综

合”——通过概念的统一作用,建立起知识中对象的统一性。但知性范畴与感性直观全然异质,现象是感性的,范畴是理智的,现象出于直观,范畴来自知性,直观不能规定范畴,范畴又不能直观。康德认为必须要有一个“第三者”作为桥梁,这个第三者“一方与范畴同质,一方又与现象无殊,使前者能应用于后者明矣。此中间媒介之表象,必须为纯粹的,即无一切经验的内容,同时又必须在一方为智性的,在他方为感性的。此一种表象即先验的图型。”^⑥康德认为,充当先验图型的就是作内感官先天直观形式的时间,时间符合先验的图型的三个条件。“先验图型”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内容,时间作为纯粹直观正是如此;“先验图型”必须一方面是知性,另一方面是感性。在康德看来,时间也是如此,时间一方面作为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一切事物必须在其才能为我们所感知,没有时间或不在时间中的对象,根本不是认识的对象,另一方面,时间与空间不同,它作为内感觉与知性范畴的根源(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又有密切联系。时间意识与“自我意识”息息相关,后者必须在时间中展开,为时间所限定,所以时间又具有知性特征。一方面时间是直观的纯形式,与感性相连;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的主动性,与知性相通。因此康德说,时间的先验规定是这样地与范畴相一致,它是普遍的和建立在先验规律之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这样地与现象相一致,时间包含在任何杂多的经验表象中。从而,通过时间的先验规定,范畴应用于现象成为可能。它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是使现象材料属于范畴的中介。

康德认为,时间作为先验图型通过四种形式充任联结现象和范畴的中介:第一,时间系列,指在时间绵延状态中,单位时间的连续相加,是“数”的时间性表现;第二,时间内容,指每一对象(现象)在其绵延中,填满时间作为其内容;第三,时间顺序,指前后相继的对象(现象)在时间中的变化关系;第四,时间范围,指对象(现象)在时间中的存在持续程度。这四种形式正好对应于四类范畴,时间系列符合量的范畴,时间内容符合质的范畴,时间顺序符合关系范畴,时间范围符合样式范畴。就时间系列而言,数为量的图式;就时间内容而言,对象填满时间,为“实在性”纯概念的图式,无对象在时间中,为“否定性”纯概念的图式,对象以不同程度填满时间,为“限制性”纯概念的图式;就时间顺序而言,甲变乙不变是“偶然性与实体性”这对纯概念的图式,甲随乙变是“因果性”纯概念的图式,而甲乙两个对象同时变,则是“相关性”纯概念的图式;就时间范围而言,对象在任何一个时间中持续存

在,为“可能性”纯概念的图式,在某一特定时间中持续存在,为“存在性”纯概念的图式,在一切时间中存在,为“必然性”纯概念的图式。

由于图式的桥梁作用,使得知性纯概念纯范畴可以运用于感性直观,与经验对象相结合,其结果是纯知性原理的形成。在康德看来,纯粹知性原理作为纯粹的先天综合判断是关于范畴的客观运用,是知性借助于内感时间这种纯直观建立起来的与一般经验(对象)的普遍联系。康德将这种先天的综合原理归纳为四条:(1)直观的公理;(2)知觉的预测;(3)经验的类比;(4)一般经验思维的公准。前两条被称为数学原理,后两条被称为力学原理,但无论是数学原理还是力学原理,都是时间性的,是范畴在时间之中的对象化。以康德在这一部分着重讨论的经验类比(相当于范畴表中关系那一类)中的第二类比——因果性问题为例,康德认为,因果范畴时间化,其本质特征就是必然的相继性,因为与因果范畴对应的“时间顺序”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只能以因致果,不能先果后因。这种具有一维性的“时间顺序”就是因果范畴与现象的中介。现象之间的必然相继性,是因果范畴通过时间统摄现象的结果,同时也是对现象的因果联系的认识。作为自然科学基本原理的先天综合判断,是时间化了的先天范畴之现实性内容的理论表达。自然科学的其它基本规律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深悟时间问题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4 本真时间是人自由存在的先导

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证明了物理学时间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面对希腊人的物理学时间,神学(奥古斯丁)要捍卫的是作为绝对自由意志的上帝,而康德则发现,人的自由同样受到物理学时间的威胁。因此,捍卫人的自由也就成了康德哲学的一个根本任务。在希腊人那里,自由就是对必然(本质)的认识,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这种必然。如果要达到对纯粹必然的完全认识从而达到纯粹的自由,就必须彻底摆脱人的生存世界。用古希腊人的通常说法,就是灵魂脱离“肉体”,回到理念世界。在希腊人的这种哲学努力中,已包含着对人的生存世界的否定。但是,对于康德哲学来说,人的生存世界本身恰恰就具有最高价值,具有真理性。因此,在物理学时间面前,康德时间哲学面临着挽救人类自由的任务。康德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及对自由的捍卫,实际上完全奠基在他对这一问题的变革性解决:取消时间作为自在存在者的地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感性形式。简单说,就是时间的主体化或向主体的皈依。因此,在康德的哲学中,时间

只是人的时间。

康德的这种时间观使他有理由既承认时间,又承认自由意志。当然,在康德哲学中,对时间与自由的双重承认是以将人一分为二作为代价的:作为时间存在,人属于现象界,作为自由存在,人属于本体界。在康德的整个哲学中,人的这种二重化最突出地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关于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两个公设上。人作为自由存在意味着他受道德法则(自由意志)的支配,这一法则命令我们践行一个根本职责:尽心竭力地在世上实现和促进至善。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必然对象是德行与幸福的统一,在至善概念中,幸福与德行是完全契合的。道德法则命令我们去实现和促进至善,但并没有担保我们是否能实现这一至善。这样对理论理性来说,就面临一个问题:一方面,至善是实践理性要达到的必然对象,人应该去实现它;另一方面,对于总有一死的人来说,至善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为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人,他永远有不自由的一面,他的幸福不可能完全契合道德法则。为了解决人自身中的这种矛盾,理性不得不在理论上首先作出一个公设,即灵魂不朽。只有设定灵魂不朽,在实践上才有可能实现至善,更确切地说,才能使向至善这种境界迈进永远持续下去。也就是说,灵魂不朽保证了向至善接近的无限努力成为可能。但这并不就此保证通过这种努力就能够最终达到至善。因此,理性在理论上必然作出第二个设定:上帝存在。只有设定了上帝的存在,才向人提供了在世上实现至善的范例和榜样。上帝的存在向人揭示出达到至善不仅是可能的(灵魂不朽),而且是现实的(上帝),从而坚定人追求至善的信心,不致于使人在日进无疆的道德努力的艰难进程中出现动摇和失望。这样,康德借助于至善概念便把道德法则引向了宗教,试图通过理性的理论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来解决人自身存在的矛盾。

的确,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可以解决人的时间性(有限性)存在与自由存在之间的矛盾。但是,上面的分析已经揭示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只是对于终有一死的人来说才有意义,才是需要的。理论作出这两个公设,完全是出于人是时间性存在的考虑。换句话说,我们恰恰是从人终有一死这一时间性存在出发,才能信仰和理解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显然,实践领域中这种非时间性存在恰恰是以时间性存在为前提,只是相对于时间性存在来说非时间性存在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康德的两个公设虽然缓解了时间和自由的矛盾,但这两个公设自身却陷入矛盾。

康德在实践领域陷入困境的根源则在于康德对时间的主体化、内在化还不彻底,在他那里,时间只是内在的感性形式,并不具有“本体”的地位,因此,时间只是现象界的条件,而与本体世界即自由存在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在康德这里,人在根本上仍陷入时间与自由的冲突中,康德时间观的变革一方面突出挑明了这种困境,同时又从积极方面突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能。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的追问无疑是对这一召唤的热情回应。

三、康德时间哲学对海德格尔的影响

海德格尔认为,他对“时间性”的揭示,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哲学史上,只有康德曾经在“时间性”这一方向上探索了一程。因此海德格尔把康德引为自己的先驱,并致力于道出隐伏在康德思想中“未曾道出的东西”。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一种知识论,而是一种存在论。康德在解答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之后,接着提出“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海氏说,这表明,康德从对存在者状态的认知的可能性的追问深入到存在论本身可能性的追问上。这正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真义所在。“康德凭借这一革命,突入了存在论问题的中心。”^[1]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这在海氏看来就是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而他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就是接过了康德的问题。

海德格尔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释为给形而上学奠基,并通过此而阐明一种基础存在论的观念。他说:“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显露出来的内在可能性的第一次坚决地探讨,必然通向时间这个有限超越的基本规定。而另一方面,此在中的存在领悟仿佛是自发地把存在放在时间上来筹划。但与此同时,他为形而上学奠基也必然经过流俗的时间概念而被逼回到对作为纯粹自我激动(Selbstaffektion)的时间的超验领悟,这种时间本质上是与纯粹统觉一致的,并在这种统一中使某种纯粹的、感性的理性之完整性成为可能。”^[2]海氏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是因为时间作为“直观形式”而起作用,也不是因为《纯粹理性批判》一开始就把时间解释成这种直观形式,而是因为从人的此在有限性这一根据出发的存在领悟必须把自己放到时间上来筹划,这才使时间和先验想象力在本质统一中获得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核心的形而上学作用。尽管海氏认为康德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是康德把时间引入知识论,并把

时间与先验自我联系起来,这对海德格尔有直接的启发意义。

海德格尔曾计划把《存在与时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时间性来分析此在,阐明时间是如何作为探寻存在问题的地平线的;第二部分依时间状态问题为指导解析存在论的历史。其中,第二部分包括康德关于时间性问题的图型说。这部分后来以《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为书名独立出版。我们知道,康德的“图型”理论是为了解决直观与范畴如何结合这一难题的。康德认为,范畴可以通过时间形式的“图型”而与经验对象相结合,而“图型”又是借助于“先验想象力”(先验自我)来达到的。因此,在海氏看来,康德就把时间与自我联系起来了。另外康德在时间哲学中主张,任何一个存在者,只要它是某种什么,它就一定以时间为前提,它一定在时间中。康德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在哲学上否定了这样的存在者存在,即它是某种什么,但它却是非时间性的。因此,在海氏看来,康德的这一思想在克服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海氏并不认为康德完成了克服形而上学的任务。康德虽然不承认能够作为某种什么出现却又是非时间性的存在者存在,但他同时又承认这样一种非时间性的存在者存在——自在之物、灵魂和上帝。它们都不能作为某种什么出现(显现),也都是没有时间性的,它们作为特殊的存在者,实质上只不过是理论的悬设,因而是一种概念的存在。对海氏来说,这也是不容许的。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者之所以能够作为自身存在,必须以时间性的当下样式到时的为前提。因为只有“让……存在”中,存在者才能作为其自身显现出来,即作为自身来相遇。在海氏看来,的确存在看来什么也不是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什么也不是,但它存在着,它就是它,它只是它自身。然而,这种只是自身而什么也不是的存在者并不象康德认为的那样,是非时间性的存在。相反,任何存在者只有在时间中,更准确地说只有在当下这一本真时间中,才能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自身存在(显现),只要存在者存在,它就在时间中,这恰恰又是坚决地贯彻了康德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 [1] 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7][9]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4][5][6][8][1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1][1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